

文旗随战鼓

——《晋察冀日报》文学作品选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序 言

刘澜涛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最近编了一本《文旗随战鼓》(晋察冀日报文学作品选),他们约我为本书作序。我认为,当年晋察冀的文艺是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是充满生机、百花齐放的文艺。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在为抗战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为群众服务中,是忠诚的、勇敢的、出色的。有不少文艺工作者的鲜血洒在晋察冀土地上,值得人们永远怀念;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为广大工农兵和广大干部所喜爱的作品,对边区军民起了很好的团结和教育的作用,他们不愧为晋察冀取得胜利的一支重要的文化军队。现在把他们的文学作品选编成书出版,这无疑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青年一代的教育,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我乐意为此书出版写几句话。

抗战初期,我们在武装反对日本侵略军的同时,也对敌人展开了文化方面的斗争。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

以后不久,我们即于同年12月11日,创办了《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和抗敌剧社,推动晋察冀文化运动的开展。随后,从延安和大后方陆续到晋察冀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工作者,后来又来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及其文工团,冀中、平西、平北、冀东也先后成立了他们的文艺团体;晋察冀的文艺就大大地开展和繁荣起来。街头诗、街头剧、墙头小说等大众文艺活动和各种文艺社团像雨后春笋,遍布晋察冀的乡村和城镇,十分活跃。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延安大批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纷纷来到解放后的塞上名城张家口,其中有艾青为首的华北文工团,丁玲为首的延安文艺通讯团和著名作家萧三、萧军等。丁玲、萧殷还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副刊的主编,萧军担任《晋察冀日报》上的《鲁迅学刊》的主编,在这两个副刊上发表了大批作家的作品,形成了晋察冀文艺繁荣的鼎盛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侵占我张家口以后,大批作家或投身解放战争,深入前线,进行采访报道,或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农民群众,搜集题材,进行创作活动。丁玲的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创作的。

文艺是时代的镜子,它又以艺术形象的力量来促进现实的斗争。从这本选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晋察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许多动人心弦的情景;了解在反“扫荡”中边区军民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观察到边区军民是怎样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创建、巩固和发展民主抗日根据地,支持战争,赢得胜利的;同时,也可了解到边区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火热的战斗生活之后怎样创作了众多的具有深刻感染力的作品。特别是可以了解到毛泽东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经过整风学习，思想感情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这在本选集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得到回答。他们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有很大提高，当年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扬。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把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及其作品推上了一个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阶段，开辟了晋察冀文艺繁荣的新时期。而这个时期中，晋察冀作家、艺术家的许多作品至今还光彩夺目。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晋察冀战斗过的许多作家写了一批反映和歌颂边区抗战和解放战争题材的作品，也出版了一批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书籍，使新中国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加深了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伟大意义的认识。这些作品和小说告诉读者：中国人民始终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如果战争疯子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必将不惜一切代价，一切牺牲，坚决地打败任何一个敢于进犯中国的敌人。这些作品和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因此，我认为，今天继续创作和出版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和书籍，仍然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历史，尊重历史，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它是我国人民总奋起，团结御敌、改朝换代的两个革命历史时期。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史剧，涌现了千千万万的风流人物。他们的业绩是无比光辉的。因此，向他们学习，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革命的

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和开拓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地投身到改革、开放、搞活的现实斗争中去，以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潮流，人民的希望所在。在这一伟大的斗争中，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我们要在积极反映两个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同时，对近百年来特别是近60多年以来的中国革命历史题材，进行艺术创作，以文艺的方式，形象地再现历史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借以指导现在，启迪后人。这对我国文坛上的百花齐放，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满足读者对文艺日益增长的需要，都是很有必要的。在这里，我希望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不要辜负这一历史使命；希望你们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逝世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更广泛、更深刻、更形象地反映出来，把他们的高风亮节、优良品德、创业精神以及他们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写出来，让他们的历史业绩流芳百世，光照千秋，永远成为后人敬仰和学习的榜样。

我相信这本书出版，不仅会对广大读者以启迪、力量和艺术享受，而且会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起到借鉴的作用，对研究文艺运动史的同志们也会有所裨益。

1987年8月

目 录

序 言

刘澜涛(1)

报告文学

- | | |
|-------------------------------------|-----------|
| 王冠的宝石(1938. 11. 7) | 雷 加(3) |
| 工人连(1939. 11. 15, 19, 23) | 夏 风(9) |
| 雁宿崖战斗小景(1940. 1. 1) | 魏 巍(12) |
| 五十九个殉难者(1940. 5. 1) | 邓 康(25) |
| 冬天战斗的外围(1940. 12. 24—26) | 孙犁 曼晴(28) |
| 五月, 经过北岳区(1941. 6. 7) | 陈 肇(35) |
| 我见着了——一位八路军的司令——萧克
(1941. 8. 17) | 钟 冷(39) |
| 狼牙山五壮士(1941. 11. 5) | 沈 重(43) |
| 冀东潘家峪的大惨案(1942. 4. 9) | 朱 靖(51) |
| 冷落了的大亚公司(1942. 6. 7) | 沈 重(55) |
| 冀中宋庄之战(1942. 8. 7—8) | 周 游(64) |

掩护(1943.1.30)	星火(76)
反蚕食斗争的报告(1943.2—3)	陆 灏(83)
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1943.3.5)	
	雷 华(90)
血海深仇狼牙山(1943.6.2)	雷 行(98)
焦大海(1943.6.9)	张 帆(104)
血战羊观(1943.6.10—11)	张 帆(112)
满城的一个游击小组(1943.7.6)	戈 焰(121)
子弟兵母亲戎冠秀(1944.2.19)	林 江(124)
国际班(1944.3.4)	端木长青(131)
锦热路北的血战(1944.5.18)	殷 洲(134)
攻进察南重镇矾山堡(1944.6.11)	丁 原(139)
一个村子、两种炮楼、三块地区	
(1944.11.1)	姚远方(144)
白刃猛将史孟阳(1945.1.26)	夏 蓝(146)
赵贵说边区(1945.3.18)	田 流(149)
狂欢之夜(1945.8.12)	编联人(152)
乡村见闻(1946.3.10—17)	厂 民(154)
龙烟的三月(1946.3.31)	草 明(164)
前奏(1946.6.6)	方 纪(168)
胜利是血换来的(1946.8.4)	李成瑞(173)
承德撤退(1946.9.5)	华 山(178)
回母大官姑之死(1946.9.17)	宋 珉(184)
扭转郅二傻(1947.9.13)	杜导正(191)
“我是一个急打手”(1947.12.28)	蔡若虹(194)

小 说

赵发和驴子(1942.8.20)

陈雪和锁子(1943.1.20)

待不下(1943.3.10)

丈夫(1942.12.20)

琴和箫(1943.4.10)

初春(1943.4.18)

信号(1945.10.2)

母亲(1945.12.30)

骨肉(1946.1.13)

翻身(1946.1.28)

真假李板头(1946.2.10)

悲欢离合(1946.3.31)

新娘(1946.6.2)

红色的布包(1946.6.9)

牛官赫进喜(1946.6.22)

永远忘不了她(1946.6.27)

“狗尾巴”醒了(1946.8.17)

仇(1946.9.27—29)

王 炜(203)

仓 夷(210)

林 漫(219)

孙 犁(228)

孙 犁(235)

康 濯(243)

崔 璇(250)

马 加(256)

杨 朔(265)

俞 林(270)

刘 石(276)

刘振铎(286)

葛 文(292)

伍延秀(295)

萧也牧(299)

草 明(303)

尼 尼(306)

王 楠(310)

诗 歌

勸报社诸同志(1938.12.11)

关 白(329)

- | | |
|----------------------------|-----------|
| 太行山的子弟兵(1939. 5. 28) | 华 晋(330) |
| 故乡的诗章(1941. 5. 14) | 邵子南(335) |
| 世界是我们的(1941. 6. 12) | 军 城(337) |
| 向前进攻(1941. 10. 25) | 林 采(340) |
| 夜葬(1941. 11. 30) | 鲁 蓁(342) |
| 在农家晚餐(1942. 11. 3) | 林 英(344) |
| 雁翎队(1942. 11. 15) | 蔡其娇(346) |
| 为边区孩子而歌(1943. 4. 18) | 欧阳君山(347) |
| 坚壁(1943. 6. 23) | 毕 桑(350) |
| 纺棉花(1943. 7. 23) | 曼 晴(351) |
| 生命的春天(1945. 12. 25) | 厂 民(353) |
| 我再一次离开你(1946. 1. 17) | 张明云(358) |
| 毛主席回延安(1946. 2. 10) | 张克夫(360) |
| 民兵从前线归来了(1946. 3. 3) | 朱子奇(364) |
| 哀歌七章(1946. 4. 21) | 钱丹辉(367) |
| 大娘(1946. 6. 30) | 李 冰(369) |
| 送葬(1946. 7. 18) | 管 桦(371) |
| 家信(1946. 7. 27) | 远千里(373) |
| 名将录(1946. 8. 1) | 田 间(374) |
| 寄东江纵队(1946. 8. 8) | 陈 冷(378) |
| 英雄阵地(1946. 9. 4) | 红杨树(381) |
| 蒋军兵士歌(1946. 9. 14) | 萧 三(385) |
| 感事八首用杜甫《秋兴》诗韵(1948. 2. 10) | 朱 德(389) |
| 《晋察冀日报》终刊(1948. 6. 14) | 邓 拓(392) |

散 文

- | | |
|--------------------------|----------|
| 忆白乙化同志(1941.4.27) | 金肇野(395) |
| 悼雷烨同志(1943.5.18) | 舒 予(399) |
| 一枚勋章多少人头(1943.5.27) | 奋 若(401) |
| 边墙口(1945.12.24) | 杨 朔(402) |
| 窃国者诛(1945.12.27) | 丁 玲(406) |
| 搭车去(1946.1.8) | 何 洛(408) |
| 罪在不赦(1946.2.10) | 王子野(412) |
| 死者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1946.4.21) | 何干之(413) |
| 也算歌功颂德(1946.6.5) | 陈 稻(419) |
| 为弟子服务(1946.6.7) | 李肖白(421) |
| 保卫新文化事业(1946.6.10) | 沙可夫(422) |
| 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1946.6.18) | |
| | 丁 玲(424) |
| 母亲在命令我们(1946.6.25) | 贺敬之(428) |
| 写在雨夜(1946.7.21) | 陈 稻(433) |
| 浴血而立的中国人民!(1946.7.29) | 萧 军(436) |
| 归来人(1946.7.30) | 舒 群(439) |
| 谈解放区文艺(1946.8.24) | 郭沫若(443) |
| 论吨的钞票(1946.9.3) | 疏 明(445) |
| 论墙头草(1946.9.23) | 萧 殷(446) |
| 他乡之土(1946.10.8) | 柳 杞(450) |
| 徐老不老(1947.1.13) | 萧 三(455) |

后 记

(466)

报告文学



王冠的宝石

——献给×大队的指战员们

雷 加

秋收时的太阳，骄意地斜射着。大地羞色地袒露出刈毛的羔羊般的面孔。干燥芬芳的气息轻快的追逐着农民的笑颜。——晋察冀边区的第一年的丰足秋收。

强盗们惯于利用任何有利的时机。这次，它们不但蓄意抢掠我们的秋收，还想对屡次给它们以最大创伤的渐趋坚强的抗日根据地以可能的摧毁。被敌盘据之孟县城里的街长（属于伪组织之一种）也早已向我×大队报告过敌人的这种企图了。

新任的×大队队长想给敌人以无情地打击，要沿路埋设地雷，为了侦察地形，他们一早就出发了。同去的有政治委员，那天是九月廿四日。

但是他们出发还不到两个钟头就打回电话来说：进攻的敌人的前哨已与我军军士哨打响了。

×大队在全边区的纪律检查上，得过“经得战时准备”的

好评，他们时时准备和敌人火拼，并不限于这次；何况，他们战线的布防，火力配备，在上次敌人进攻时已试过一次，其缺点和不符合实际的弱点都等这次来弥补。

他们用突击的速度占领了几个制高点，其中的一个在最前端，并且是孤立着的，如同堵在海口上的岛屿。王参谋长曾这样说过：“敌人也看出了小独头的险要，他们上次进攻上社时，就先夺取了这个山头，叫我们吃了一次小亏。这也要得，不然，我们不能每天都在小独头放一个军士哨，要不也就不能在三四千敌人进攻之下只是一个军士哨就守住了这个险要的地方，再说还是那么从容不迫地。”

敌人不知为什么放弃了小独头，开始将行进中的四路纵队散开，一直逼近我们射程的最近处。炮弹由他们背后抛到我们的阵地上，像风吹落的烂柿子。枪声——丝——丝——，比布纹还密。他们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扑向我们的山头。先是用千数人向西山硬冲，黑鸦似的一片，吆喝着，挤压着，攀石抓土地向上爬。但当最先头的喊起：“反共灭蒋——愿意做官享乐的过来……”（由此断定他是伪军，并且伪军还不少）还不等煞尾，就见他四脚朝天的向后倒下，接着手榴弹的轰响，将百余米内的几十人完全毁掉。

除了踏过的石块有些滚动之外，山头依然不动，仍在我军手中。

与这同时，正面也有千数人向前冲，他们躬着腰，企图将两肩也塞进钢盔似地低下头，踏着碎步跑来。他们又是那样互相警觉着，只要身边有两个人倒下，转身便跑。这样在百米射程内反复了几次，跑回来跑回去像笼中鼠一样可笑。然而我们的正面只有一排人，看样子如有一班人也就不够。

靠近××村的山头是第一连的防地，在××连与小独头之间，××连占据了更高的地势，对过东山上又高踞着我们××连的弟兄。当我们三面夹击的火力像铁筒一般的围着敌人的时候，他们颓然低下了头，像包围中之敌那样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零落的枪声继续着，混杂的低语汇成的声浪的洪流，时起时落。敌人在仿佛跑马场一般大小的平地上开始向东慢慢移动，好像要做一次什么新的尝试。

东山前土岗上静卧着一排人，那是属于××连的前卫部队，××连的主力便在后面的横山上，他们互相毗连，如同前胸和头颈似的。这排人一直在观望着，好像打仗是别人的事。

排长是个老战士，在每次战斗中他都会获得新的荣誉，我想所以单把这排人派做前卫的，应归于排长的光荣。他的名字叫赵凤祥，三十岁上下，一个在北平早晨常见的提鸟笼的面孔，好像他不但熟悉人间事，还同样洞悉鸟类世界，充分表现了平淡的和蔼。他在战场上以身作则地告诉弟兄们该怎样勇敢和镇静，同样在平时还会教弟兄怎样炒米和补袜底。对他的名字伸出了大拇指，他的热腾的血滴也将是×大队王冠上宝石之一。

敌人向东移动，吸引了这排人的视线，他们怀着看钱塘江湖的心情等待着。右翼的某班长忽然一声疾呼：

“日本弟兄们掉转枪，打倒日本法西斯蒂！”

左翼也有人像呼应似的进出了刚学过不久还不甚顺口的日语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喊声好像发挥了效力，敌人停止了一下，又在缓缓地移

动。然而事后的检讨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我们左右两翼的呼喊暴露了自己的兵力，才招来了敌人的猛烈的进攻。

敌人静止了十分钟，然后集中炮火掩护，用两连人开始向我们冲锋了。在这里与其说敌人顽强和其兵士的勇敢，莫如说我们的兵力与他们数倍以上的兵力，我们的火力与他们数十倍以上的火力的显明的对比，壮了他们的胆子。

排长赵凤祥扬起眉毛，在告诉弟兄们准备起来。他们最有信心的准备是，一方面要在密集的炮火下一动不动，一方面要顶子弹上膛，要将手榴弹握在手中，这之间还要尽可能地来减小自己的目标，而且在百米之内发现自己所要狙击的第一个敌人。

敌人像羊群似地向上推进，在突然阴暗下去的云雾下面，钢盔如同潭里的荷叶似的浮动，前端的几排人在我们准确地手榴弹的尘烟中倒下，使后面的人迟疑一下，才又越过挣扎着的尸首继续前进。

我们的火力制止不住敌人的进攻。敌人虽然一批一批地倒下去；然而由这个石堆到那个石堆的前进是继续着的。最后，敌人已经非常逼近。

指导员在不利的情况下是有撤退部队保全实力的权力的。他是这个战斗的唯一的上级，所以他的撤退命令风一般的传遍了每个战斗员。他们迅速地由各个位置爬下去，准备通过两山之间的鞍部，与背后冲上山的主力会合。如若我们能坚持这较高的阵地，即使敌人占领了我们放弃的土岭也毫无用处。

但是撤退的动作使赵凤祥惊惶了，他焦急地前顾后瞻。前面一百米的敌人以浪涌的姿态向上挺进，而身后的坡面却有二百米远，即使我们下山的速度能比登山快上几分之几；但，

当我们用了最大速度通过鞍部爬上横山的山坡时，敌人正好在占领的土岭上用斜射的角度向我们齐射。

由他背后响起了急迫的吼声，吆喝他赶快退下。这时留在山头上的只有他一个人了；但他的决心定了，他自言自语道：“我退下去也是死，不退也是死。”他回头望了一下接着说：“就这样，我这十排子弹和两颗手榴弹也许能掩护弟兄们好好的退下去！”

一股民族英雄至上的微笑溜进他的嘴角，使他变得更加镇静起来。

他透过石缝望出去，对着敌人最密集的部分掷去一个手榴弹，使他们后退了几步。不到一分钟，他的第二颗手榴弹又掷下去。一阵静寂压迫着他，他开始握起在孟县附近游击中得来的三八式枪准备着。

这样他在五十米之内准确地射倒了冲上来的一个、两个，到第五个的时候，他感觉好像一根血管要迸裂了，右手臂近于麻木似的沉重起来。然而，他的背后，刚刚由他的身边退下去的那一排人已经登上了第二个山头，在向敌人突然放出第一枪。这无异于信号，好像说：“退下来吧！我们现在来掩护你！”

于是十几年来的战斗经验使他像猫儿似的溜下来，接着他听见了由他的头上飞到土岭上的我方密密的弹雨。他惭愧着——几乎在数着为他而放过的每一颗子弹。他分明记得平时他常常训诫弟兄们不要浪费枪子的话。

直到他安全地回到自己的排所占领的阵地，敌人虽已抢上了土岭；但在我方火力下远不能安放他们的机关枪，所以当他爬上山坡时只有几颗步枪子弹追踪着他；没有损及他的一根毫毛。